

袁世凯

①

扬威 异域

张鸿福 著

唐浩明 熊召政 联袂热情推荐

完整解读袁世凯的双面人生和命运沉浮
全面再现清末民初社会巨变和风云变幻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袁世凯

张鸿福

1

扬威 异域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袁世凯：全三册 / 张鸿福著. --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6

ISBN 978-7-5702-0354-3

I. ①袁…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1037 号

责任编辑：田敦国

责任校对：毛 娟

封面设计：颜森设计

责任印制：邱 莉 胡丽平

出版：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http://www.cjlap.com>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30 毫米×1060 毫米 1/16 印张：76.25 插页：6 页

版次：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270 千字

定价：128.00 元（全套）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上海滩邂逅红颜 北京城捐官受骗	001
第 二 章	北洋幕望而生畏 庆军营如鱼得水	020
第 三 章	早用心一路请教 肃军纪扬威朝鲜	039
第 四 章	设计谋诱捕太公 平叛乱崭露头角	058
第 五 章	受嘉奖遭人嫉恨 谋兵权编练朝军	077
第 六 章	袁世凯执掌兵权 金玉均密谋政变	096
第 七 章	日公使推波助澜 开化党大开杀戒	114
第 八 章	大清军果断平乱 开化党仓皇出逃	133
第 九 章	弱朝鲜再受欺凌 软北洋将功为过	154
第 十 章	朝鲜王背华亲俄 大院君获释归国	174
第 十 一 章	任总理再赴半岛 正名位软硬兼施	194

第十二章	纳四妾后院起火	谋废立阻朝联俄	213
第十三章	闵泳翊窃函告密	袁世凯纵横捭阖	233
第十四章	飞扬跋扈受非议	巩固宗藩获赏识	253
第十五章	金玉均大意被刺	袁世凯自负中计	273
第十六章	好胆识虎穴劝降	太轻信再中圈套	292
第十七章	日本人步步紧逼	袁总理虎口逃生	311
第十八章	谋兵权得而复失	赴平壤坚城已陷	331
第十九章	江防崩溃空余叹	练兵十万成泡影	349
第二十章	四处钻营寻靠山	如愿以偿练新军	368
第二十一章	话不投机遭训斥	广揽人才打班底	387

第一章

上海滩邂逅红颜
北京城捐官受骗

上海的烟花柳巷是随着开埠而繁荣起来的。尤其是太平军定鼎金陵,东克苏常,南破杭州后,苏浙一带的富户巨室无不携款奔赴上海。因为上海有租界,太平军也不想惹,租界因此空前繁荣,以致一屋难求。有先见的中外商人都大造其屋,以高价或售或租,无不大获其利。再加上太平军禁娼,苏州、常州的烟花女子纷纷投奔上海,高张艳帜。租界工部局认为娼妓业既能创一笔可观的税收,又可吸引人气,因此也大力支持。

人分三六九等,烟花女子也是如此。在上海公开合法的妓院有书寓、长三、幺二、野鸡等名头。书寓是最高档的妓院,她们沿袭中国历代曲部教坊官妓遗风,专门为客弹唱、献艺,自幼要拜师学艺,能操琴、会说书、善唱曲,俗称的卖艺不卖身,称之为“先生”“词史”。平时到书场去说书、操琴献艺,有醉翁之意不在酒者,也可跟随同到住处——一般挂某某书寓的牌子。“先生”也不拒绝,就此相识后,便可随时请赴府宅、酒馆、妓院、戏馆应征,这就称堂唱,也

叫出局。“先生”自带琵琶，坐一旁弹唱，不入席侍酒。如两情相悦，也只能深藏不露，绝不现之于人前，宣之于口舌。这是早期的书寓，到了后来，有些长三也冒挂书寓的牌头，这些规矩便形同虚设。长三是身份略次于书寓的妓女，因为出局陪酒、留客过夜都收银洋三元而得名。她们仅能唱曲，琴艺也不精，说书更不可能，而且嫖客可以留宿。么二则属中等妓女，因为出局、留宿都要银洋两元而得名。与之相仿的还有二三，出局二元，留宿三元。野鸡则属下等妓院。此外还有花烟间，名义上是鸦片烟馆，其实侍候烟泡的女子也兼而卖身。此外还有为良家妇女苟且提供方便的台基、专为侍候洋人的咸水妹，还有苦力、脚夫等人光顾的最低等的“钉棚”，连妓院也称不上。

书寓、长三只有富商、买办和宦囊极丰的官员才能够光顾，因为所费不菲。口袋里银子不多，到上海来碰碰运气、看看热闹的人，是没资格留恋书寓、长三的。但也有例外，比如袁公子。

他到上海本来是投奔一位当道台的故友，想寻找发展机会，不料故友已调到广东，满怀希望的他扑了个空，心情极糟可想而知，于是到书场中打发时间，不想为“先生”沈玉兰摄去魂魄。他是爱面子惯了的人，出手阔绰，结果被误认为是阔公子，书场的明白人便劝他跟沈姑娘到书寓去结一份善缘。不料这一去竟然欲罢不能，到了一日不见食宿俱废的程度。沈玉兰也是如此，望他的一双眼睛含情脉脉，绝非卖笑人的做作。这实在大出众人意料，因为这位袁公子要钱没多少，要人物更谈不上。五短身材，肥头大耳，唯一可圈可点的就是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沈姑娘说，她就是迷上了这双眼睛，还说袁公子绝非凡夫俗子。可不是凡夫俗子又能怎样？眼前就几乎难以为继了。

妓院有诸多让嫖客花钱出血的办法。要认识书寓、长三，先要“打茶围”，坐下来喝杯茶，除要付不菲的茶资外，还要对“先生”以及侍候“先生”的姨娘打赏；然后是“叫局”，因为中国良家女子是不能出头露面的，因此请客吃酒、打牌或看戏，便请“先生”到场侍候，一局除三元的局费外，还要对“先生”的跟班打赏；接下来是“吃花酒”，就是宴客时到相好的“先生”院里去办，酒菜都请书寓准备，相好的“先生”侍候来宾，说明彼此情分已深。经过这三道场面，花费近百元后才能“落水”得以与“先生”肌肤相亲，俗话说“借湿铺”。道行深的“先生”，往往是经过了这三局，依然只给嫖客“灌米汤”，为的是吊起他的胃口，让他多破费。沈玉兰便是此中高手，有人花了上千元而借不成湿铺，很为“本家”开妓院的老鸨所赞赏。谁料到她竟然栽到这个姓袁的手里，不但三局没走完就让他“借湿铺”，而且眼见还有倒贴的可能。

进了九月，上等妓院都开始装菊山，就是在院子里用洋蓝纸扎一座假山，购来大量菊花装点其上，花丛中再点置烛台。菊香幽幽，繁花似锦，叶碧如染，

烛火闪烁,正是挟妓饮酒的最好氛围,也是妓院大发利市的好时候。客人进院,不拘是否相熟,下人们都跪地叩头,自然赏钱也是一笔可观的开销。菊山装好的当天晚上,袁公子进了院中。下人们习惯性地要磕头,妓院“本家”金姑娘说:“你们磕哪门子头,磕了也是白磕,没的赏钱给你们。”

袁公子尴尬地站在欢声笑语的一群人中,进退不得。

“你们都给袁公子磕一个,赏钱他早就托给我了,比别人只多不少!”这时,沈玉兰走过来挎住袁公子的胳膊,从袖管里抽出一张银票,对管理下人的老何说,“这是袁公子的五十两银票,你拿去分给大家。”

金姑娘说:“我的姑奶奶,你又何必为他人作嫁衣。我知道这五十两是你的私房,把他卖了也换不来五十两银子。”

“妈妈这话不对,只要袁公子该出的银子一分不少,你就该对他客客气气。”

“真是邪性!”金姑娘一拍大腿说,“从来没在你房里办一桌花酒,从来没叫你出一个局,你倒是贴心贴肺,只怕人家当了驴肝肺。”

“妈妈不能这么说袁公子。”沈玉兰有些赌气地说,“我愿意,何况也没坏了规矩,今晚我还要让袁公子在我屋里借湿铺。”

金姑娘不敢得罪这棵摇钱树,转而奚落袁公子,希望他知趣一点自己消失:“袁公子,不是我说你,男子汉大丈夫,不能帮衬姑娘家,却要死皮赖脸揩姑娘的油,我要是你,一头撞南墙也不在这里丢人现眼。”

袁公子挣脱了沈玉兰的胳膊,指着金姑娘用浓重的河南口音说:“恁个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说罢大踏步向外闯,因为他身矮腿短,步子迈得极为夸张,惹得哄堂大笑。唯有沈玉兰带着哭腔呼喊,希望拦住他,但无济于事。

袁公子气咻咻回到栖身的客店,因为已经欠了两天店钱,只怕遇到老板。结果怕什么来什么,一进门正遇到老板从账房里走出来,满怀希望地问:“袁公子,可借到店钱了?”

袁公子硬着头皮充大方道:“几个小钱,难道俺会欠你的不成?”

老板立即拉长了脸:“小店挣的就是小钱。如果袁公子连这几个小钱也没有,那就卷铺盖走人,小店不伺候了。”

袁公子只好抹下脸皮道:“老板再容俺几日,今天没找到故人,明天必定能想到办法。”

老板极不情愿地说道:“再一再二不再三,如果明天袁公子还弄不到钱,就别怪小店不近人情了。”

袁公子进了自己的客舍,冷冷清清,又气又愧,好不烦恼。这时对面房客到了廊上大声喊:“伙计,有什么好吃的,尽快给我弄几样来。”

伙计顺口报菜名，客人胡乱点了几个。袁公子情不自禁咽下一口唾沫，中午只花了几枚钱买了一只茶叶蛋，灌了一肚子茶水，此时听对面点菜，饿得更厉害了，他也走到廊上说：“伙计，有什么吃的随便给俺送房间里来。”

伙计回道：“老板吩咐，袁公子要菜，没有。”

“菜没有也罢，给我来碗面条也行。”

“阿拉上海人不吃面条，只吃白米饭。”

“来碗白米饭也行。”

“白米饭也没有。”

袁公子禁不住火起，骂道：“真是势利小人。”

伙计不与他计较，哈一哈腰说道：“袁公子，您请便。”

对面客人看不过，走到廊上说：“伙计，你们也太不像话了，谁都有个手头不便的时候。把我的菜都上两份，拨一份给这位公子。”说罢回了房间。

萍水相逢，一饭相赠，无论如何要过去道声谢。袁公子敲开对面的门，双手抱拳至胸口作揖说：“素不相识，劳您破费，实在不好意思。”

对门的房客也是个年轻人，与袁公子年纪相仿，抱拳还礼道：“不过一顿饭，不敢劳您感谢。听公子口音好像是河南人，敢问贵姓？”

袁公子拱手道：“兄弟姓袁，名世凯，字慰廷，小号容庵。请教兄台台甫？”

对方回答：“敝姓阮，梁山阮小七的阮，名忠枢，字斗瞻，安徽合肥人。”

“哦，是李中堂的小老乡。”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淮军领袖李鸿章家是合肥，因此袁世凯有此说法。

阮忠枢回道：“不瞒慰廷兄，本家父兄皆在淮军寻碗饭吃，受李中堂关照，日子还过得下去。”

袁世凯感叹道：“李中堂不愧为天下督抚之首，眼界非常人可比，他走到哪里就把洋务办到哪里，天下无出其右者。”

“慰廷兄也对洋务感兴趣？那有得好谈了。”

这时伙计把饭送来了，阮忠枢又说：“不必送袁公子屋里了，都摆在这里，我要与袁公子边吃边聊。”

两人对洋务其实都没有认真研究，多是道听途说，阮忠枢因为经常出入淮军大营，对淮军装备的洋枪洋炮多有见识，谈起来头头是道。两人谈得投机，大有相见恨晚的感慨。阮忠枢盯着袁世凯看了老大一会儿才说：“兄弟对面相之学略有心得，依我看袁兄绝非碌碌之辈，为什么到了今天这步田地？”

“说来话长，一言难尽。”

的确是一言难尽，但不妨长话短说。袁世凯两次乡试名落孙山，对科举视为畏途，既然仕途无望，能做生意挣来真金白银也不失为一途。上海华洋杂

处,又是长江第一繁华港口,听说给洋人当买办的人都成巨富,因此他到上海投友,不料扑了个空。本来带的川资不多,一盘桓便捉襟见肘了。至于迷恋书寓沈玉兰的事,当然不宜相告。

阮忠枢摇手说道:“我不是说袁兄目前的窘境,这算不得什么。袁兄前途极为远大,钻到钱眼里翻跟头可惜了。”

“那有什么办法?兄弟少年无状,玩心不退,荒废了时光。不过,懂事后也曾发奋用功,不瞒阮兄说,我曾看书累到吐血,无奈下场莫论文,两次都是孙山外,如今我对入闱是想也不敢想了。大丈夫难道非要在一张考卷上讨出身?我从小喜欢练武,最心仪的是投笔从戎,于千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只是如今国家承平,已没了父辈们与长毛、捻匪作战在军功上讨出身的机会。”

“不然。”阮忠枢大摇其头,“内乱虽已不足为虑,但外洋入侵却是日甚一日。俄国占着伊犁,左大帅正在虎口讨食;法国人又在打越南的主意,早晚要出乱子;就连东洋的倭寇也不是省油的灯,北面觊觎我属邦朝鲜,南面又虎视台湾。将来大清必与洋人开战,所以我说军功上讨出身仍然有机会。”

果然见解不一般,听阮忠枢侃侃而谈,袁世凯深为佩服:“真是听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按阮兄的说法,从军还是有前途的?”

“当然有前途。袁兄的志向好得很,既然不愿走科举独木桥,又有志投笔从戎,怎么又想到商场上混?”阮忠枢又问。

袁世凯感慨道:“家里人不同意,还逼我下场再试,我是赌气南下的。”

“家里人望子成龙,原也没错。目前要寻前程,还有条捷径,那就是办洋务。李中堂身边那些洋务红人,不少人并非科甲出身,擅长的是办实事,捐个前程照样被委以重任,飞黄腾达。无论是从军或者是去搞洋务,我建议袁兄先要弄个顶戴,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捐一个。头上有个顶戴,办起事来方便,不然一点点去熬资历太费事。尤其像袁兄这样前程远大的人更要有垫脚石,才好站得高行得远。”

阮忠枢为袁世凯分析,有一个七品的底子,如果有提拔的机会,那至少就是从六品或者六品;如果有知府的底子,那就有望弄个道台的顶戴。捐纳的出身也是出身,不必故作清高,不屑一顾。

“受教得很!”袁世凯茅塞顿开道,“前些年一门心思要科场上讨出身,不屑于捐纳,听了阮兄的教导,我倒要好好盘算一番。”

阮忠枢笑道:“袁兄不要一口一个阮兄,实在不敢当,我是咸丰十年十月生,敢问袁兄是哪一年?”

袁世凯回道:“我痴长一岁,是咸丰九年九月生。”

“那我要叫一声袁四哥了。”

“那我就叫声阮二弟了。”

阮忠枢说：“四哥现在动身，回家筹笔银子进京找门路，如果一切顺利，年前能拿得到官凭。”

“说起来惭愧，如今我连店钱都还欠着，哪里有盘缠北上。”袁世凯说罢长叹了一口气。

阮忠枢笑道：“这有何难，我带的川资充裕，匀给四哥就是。”

袁世凯有些尴尬：“萍水相逢，怎好向阮二弟伸手？”

“我说过，四哥将来前程不可限量，我今天算是在四哥身上押一宝，将来四哥发达了别忘了拉兄弟一把。”阮忠枢笑着拿出两张银票递给袁世凯。

袁世凯非要写一纸借据，阮忠枢连连摇手：“四哥这就见外了，你如果是耍赖的人，写了借据又有何用？如果四哥是一诺千金之人，没有借据又何妨？而且我说过了，我不要四哥还钱，只要四哥将来记得这份交情，别忘了兄弟。”

阮忠枢如此义气，很投袁世凯的脾气。他开门出去，站在廊上大喊伙计加菜、上酒。伙计回应道：“袁公子，你连晚饭还是阮公子赏的，要酒要菜容易，请问您老有银子吗？”

袁世凯大骂道：“你甭管有没有银子，遇到阮老弟这般投缘的兄弟，就是当掉裤子也要喝一杯。”

这时阮忠枢也走出来吩咐伙计：“就按袁四哥说的办，好酒好菜侍候，我要与袁四哥一醉方休，酒菜就记我账上。”

两人重新回到室内，彼此感觉好像是十几年的老友，阮忠枢拱手道：“四哥口袋里没有一钱银子，照样不把钱放在眼里，豪爽义气，兄弟实在佩服。”

两人大杯对饮，一直喝到半夜。袁世凯喝多了，是伙计扶回房中。

第二天袁世凯醒来已经十点多了，脑袋发蒙，眼睛发涩，后脑勺还一阵阵疼，想想昨天的经历，恍如梦中。他爬起来去敲对面的门，开门的却是一个中年人，一脸戒备。这时小伙计解释道：“袁公子，阮爷已经走了，现在住的是新客人。阮爷临走时把您的欠账都结了，您可是遇到财神了。”

袁世凯非常懊恼，受人资助，连声谢谢也未来得及说。人家起程，也未相送，不但失礼，而且谈兴未尽，不免遗憾。他一个人呆呆地坐着，口里发干，却连喝茶的心绪也提不起来。

正在百无聊赖，听得院子里小伙计欢天喜地的招呼：“啊，沈姑娘，是什么风把你吹到我们店里来了？是哪位贵客叫的局？”

沈玉兰说：“是住你们这里的袁公子，他在家吧，快领我去见。”

小伙计笑道：“袁公子真是撞了大运了，总有贵人扶持。”

袁世凯连忙开门相迎，那一脸的憔悴让沈玉兰大动恻隐，眼圈一红说：

“我不来你就不去看我了？他们都是势利小人，可我沈玉兰不是，我一颗心全在你身上，你晓不晓得？”

“谁也不怪，只怪我穷途末路。”

“你才不是穷途末路，你的前程远着呢。”沈玉兰坐到袁世凯身边，紧紧抱住他的胳膊，生怕他跑了似的。

“你也这么说，真是奇怪了。”

沈玉兰警惕起来，问：“除了我，谁还这么说了？男的还是女的？”

“当然是男的。”袁世凯刮一下她小巧的鼻尖，又努努嘴说，“就是住在对面的一位阮兄弟，自称会相面，说我将来有大富贵。”

“就是嘞！堂子里的人都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只有我把你当个宝。不过窝在我那里，能有什么前程？我今天来，就是想劝你走，回去好好下番功夫，总有金榜题名的时候。”

袁世凯已经打定主意北上，正愁没法跟沈玉兰说，他接过话茬说：“我也打算回去，好好为自己的前程做一番打算。”

“你要将来富贵了，会不会把我忘到九霄云外？你要真那么没良心，我就做杜十娘，投到黄浦江里喂鱼。”沈玉兰有些后悔了，她为自己设想的结局悲伤得不行，眼泪说来就来了。

袁世凯的一颗心被她的眼泪湿透了，说：“怎么可能，我袁世凯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等我发达了，一定要娶你。”

沈玉兰问：“什么是发达了？你要总不发达，我还是要跳黄浦江。”

“兰儿，不要张口就跳黄浦江，我袁世凯不能让自己心爱的女人跳江。那你说，怎么才算发达了？”

沈玉兰咬着嘴唇想了一会儿说：“做官做到道台，就算发达了。”

“这算什么发达，怎么着也要当个巡抚总督。”

沈玉兰不再开玩笑：“后年就要秋闱了，你回去好好准备，如果高中举人了，那就算发达了，那时候你就要大轿子来抬我。”

“你放心，就是不中进士，我有了正经前程，稍稍安顿后一定来接你。”

“你走后，我就从堂子里搬出来，买个小院为你守身如玉，只等你来接我。”沈玉兰说着从袖管里摸出一个小包，一方粉红的杭绸小帕子，一层层打开，是一张五百两的银票，还有一支金簪，递给袁世凯说，“我知道你银子都花光了，你做盘缠吧。”

“我没有银子给你，已经心中有愧，无论如何不能再要你的银子。不瞒你说，昨天晚上对面住的阮兄弟，已经给了我北上的盘缠。你一个人不容易，省着点花。”袁世凯帮她重新包起来。

“穷家富路,在家十日好,出门一日难。你多带点银子在身上方便。”

袁世凯却无论如何不肯收。沈玉兰见他态度坚决,就道:“这只簪子你要带在身上,时时刻刻不要忘了我。”

袁世凯把簪子收下,小心地放进口袋里。

袁世凯水陆兼程,一个多月后才回到老家河南项城县东南 30 余里的袁寨。项城属陈州府,东与安徽临泉相接,地势低洼,东南一带尤甚,每年雨季常成泽国,在陈州府算是穷县。袁寨名副其实,是一个规模颇大的堡垒,占地二百余亩,兴建时正处于中原捻军勃兴之时,为防御所需,修得异常坚固。寨墙高三丈余,护城河宽两丈,寨角还建有六座炮楼。寨子里是分东中西三路多重院落,大小房屋二百八十余间,袁氏家族便在寨内聚族而居,在项城也算得上巨室望族。

袁氏一族真正发达并不太久,是在袁世凯爷爷辈上。爷爷袁树三兄弟四人,他是老大,以“廪贡生”(县学一等生员,由官府供给膳食,简称“廪生”)的资格,被任命为陈留训导兼摄教谕;老三袁凤三捐了个“禹州教谕”实缺;老四袁重三什么功名也没有,但有经营才能,是有名的铁算盘,在家主持家业。最厉害的是袁世凯的二爷爷袁甲三,中进士点翰林,任职礼部时与侍郎曾国藩关系极密。太平军、捻军兴起后,又被工部侍郎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奏调“帮办军务”,从此投笔从戎,屡立战功,官至漕运总督,是从一品的大员。到袁世凯父亲这一辈,仍然算得上声名赫赫,父亲袁保中没有出仕为官,仅以附贡生资格捐过同知,以长房长子的身份主持家务,持家严谨,尤其严禁袁氏子弟干政,在乡间口碑不错;袁世凯的叔叔袁保庆,跟随袁甲三与捻军作战,以军功换来红顶子,官至二品江宁盐法道;他的族叔袁保恒也是中进士点翰林,受到李鸿章、左宗棠的赏识,官至刑部侍郎;袁保恒的弟弟袁保龄受到李鸿章赏识,半年前以“北洋佐理需才”为由奏调到天津,委办北洋海防营务。袁氏一门,此时已经出了两个进士、两个举人、四个廪贡生、八个知县以上的官员。

袁保中娶妻刘氏,生长子袁世昌,不久夭折,再生次子袁世敦,刘夫人便撒手归西;袁保中继弦刘氏,生三子袁世廉、四子袁世凯、五子袁世辅、六子袁世彤。袁世凯出生后,母亲奶水不足,而叔叔袁保庆儿子夭折,婶母牛氏奶水充足,自请哺育袁世凯,视他如己出,爱如掌上明珠。袁保庆年过四十,而两子皆先后夭折,又见牛氏对袁世凯非常喜爱,因此与袁保中商量,将袁世凯过继为嗣。袁保庆当时仕途一帆风顺,袁保中又不缺子嗣,因此欣然同意。

六岁的袁世凯便随嗣父一家走出偏僻的项城乡间,先后到济南、扬州、南京生活近十年。嗣父花重金请先生教授袁世凯,无奈他不肯实心用功,又加嗣

母溺爱,学业了了。袁世凯倒是对武术颇感兴趣,在南京偷偷拜师学武,练得像模像样。然而在南京的第五个年头,袁保庆感染霍乱病死,卒年四十八岁。年方十五的袁世凯扶柩北上,回到袁寨。失去了靠山也失去了管束的袁世凯呼朋引类,惹是生非。族叔袁保恒回家探亲,发现天资并不坏的他与无赖少年日相征逐,学业荒废,十分可惜,于是就将他带到京中,请师课读,并让袁保龄亲自督促。袁世凯也发奋振作,十分用功,每天都读书到深夜,就是生父去世,两位叔父也未准他回乡。但乡试的结果却给袁世凯一瓢凉水——榜上无名。再次回到北京,袁保恒见袁世凯对读书有所动摇,就考虑为他谋求新出路,让他一边读书,一边到刑部帮办杂务。袁世凯从小就随养父出入官场,耳濡目染,轻车熟路,办起事情来游刃有余,而且人情练达、机敏周密,深得同事的赞扬。后来河南中州发生大旱,赤地千里,饥民相食,袁保恒奉旨到开封赈灾,把袁世凯带去帮赈。时值隆冬,冰天雪地,袁世凯在风雪中往来驱驰,却不以为苦,所办事项无不井井有条。袁保恒见状叹息道:“老四,你有做官天赋,称得上中上美材,如果能有两榜出身,那真是如虎添翼。”

袁世凯回道:“八股文章,纸上谈兵,百无一用,我实在没有兴致。”

袁保恒听了训道:“老四,你不能任性行事,做官至少要有一榜出身,不然难有大作为。”

叔侄两人倾心相谈,袁世凯答应回京后好好用功。然而,天不遂人愿,未等回京,袁保恒积劳成疾,病死赈灾任上,年仅五十一岁。袁世凯扶柩回老家,秋后二度下场应试,再次名落孙山。他一把火烧掉所有备考书籍,发誓不再科举:“大丈夫应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哪能困于笔砚间,自误光阴!”

按照袁保恒生前与袁保龄的建议,此时袁家已经分家。分家的原因是,子侄中赌博、抽鸦片的都有,已有败家的苗头,袁保中、袁保庆都已去世,袁保恒、袁保龄两兄弟可算袁家当家人,两人都在外做官,无精力打理家务,如果在两人手上败亡,实在有愧祖宗。于是将家产分为十二股,保字辈十兄弟每人一股,另一股作为老母养老,再一股作为宗祠祭扫公用。兄弟两人又把属于各自的那一股全献给老母养老。袁保庆只有袁世凯一个嗣子,因此他名下的那一股悉数归于袁世凯名下,其中包括陈州府城里的一处大宅院。这处宅院是袁甲三当年与捻军作战时购下的,当时捻军声势浩大,他担心袁寨不能久存,而陈州府城三面环湖,城高墙厚,易守难攻,因此购买城内闲置的一户院落,作为不时之备。陈州府城商贾云集,店铺栉比,其繁华非项城可比,自童年就在都市生活的袁世凯不愿久居偏僻的项城袁寨,因此立即举家迁居于此,嗣母牛氏及嗣父的两妾也都随迁。

袁世凯一个外来户如何在陈州站住脚是个问题,这难不住他。他备上若

千份不菲的礼物，逐一拜访城内头面人物。这一套并不新鲜，许多人在冷眼旁观。接下来，他却一心只与文人墨客交往，出资搞了两个文社，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时常召集他们或在自己花园中赏花饮酒，或泛舟湖上吟诗作对，极尽文人风流倜傥之雅兴。袁世凯虽然科举不顺，但诗酒唱和应付裕如，何况他久习官场，人情练达，很快就被陈州文人目为领袖，一时名声大噪，就连知府吴重熹亦经常前来聚会，令陈州绅商刮目相看。

诗酒风流是有代价的。不到两年，袁世凯继承的家产几乎挥霍一空。当时他已经娶妻生子，妻子于氏见丈夫花钱如流水，毫无理家打算，难免天天唠叨。而嗣母牛氏、族叔袁保龄仍然督促他用功备考，他不胜其烦，一气之下只身赴沪，打算投身洋人当买办。谁料买办没当成，还要靠别人资助方能还乡。

所谓近乡情怯，不过从上海弄来的一大堆礼物壮了袁世凯的胆子。那都是沪上洋人商店中惠而不费的新鲜玩意，装饰精致的小手镜，有小鸟振翅的八音盒，香气扑鼻的洋胰子，色彩鲜艳的洋手帕，一头红一头蓝的铅笔……在项城都是无从得见，每个兄弟那里都有一包，打发的皆大欢喜。给生母刘氏的一份自然特别丰厚，除了江南的小吃，还有洋人的玻璃糖、洋布花褂、老花镜，把老太太打发得合不拢嘴。袁世凯搬个小矮凳，坐在母亲面前讲上海见闻，让老太太大开眼界。母子促膝谈至深夜，仍然不能尽兴。到了第二天，袁世凯要北上陈州，老太太有些不舍，他便说道：“娘，要不我搬你到陈州住几天，也去府城逛逛。”

没想到老太太动了心：“也行，我去帮着你娘管教着你，省得你再胡闹。咳，好好一份家产，让你挥霍得只剩个空瓢头。都怪你那边的娘太顺着你，要是我……”

要是老太太在，袁世凯一定不敢那样胡闹。这是袁世凯生母一直的想法，但她又不想过于褒贬，因此把后半句硬咽了回去。

“娘，您也别怪我娘，都怪儿子。其实，您也别怪儿子，房产钱财终究身外之物，本来就是要让人花用的，花得得当，便是物有所值。儿子虽然花了大笔家产，但在陈州何人敢小看您儿子？这就是得。舍得舍得，先舍才能得。您也不必为儿子花出去的钱财心疼了，儿子这次从上海回来，颇有心得，要好好盘算，正正经经做点事情。”

母亲没有不疼儿子的，老太太相信自己儿子总不会错到哪里去。

袁世凯亲自为母亲驾辕，同乘一辆马车北上陈州，当天下午便到了城下。无论城门口的门军还是店铺老板或者公门中人，见了袁世凯无不热情招呼，有的叫袁公子，有的叫袁少爷，有的叫袁四哥。车里的老太太见状更是乐得不得了——儿子在陈州，果然很吃得开。

袁世凯四年前结婚,儿子袁克定已近两岁,正是牙牙学语之时。祖孙、父子相见,亲热得不得了。

当天晚上听说袁世凯老母亲到了陈州,知府吴重熹打发管家从酒店抬来了两食盒精致菜肴,为老太太接风。老太太一拍大腿说:“老四真能为,连知府老爷都送菜来,这可是天大的面子。”

嗣母牛氏也觉得脸上有光:“凯儿在陈州,面子那可真是大得很。他去上海后,几乎天天都有人打探何时回来,仿佛少了他,陈州城都不转了。”

袁世凯也笑道:“两位母亲可不兴这么夸儿子,让管家传出去就成了陈州人的笑话。”

知府管家与袁世凯也是极为相熟,哈腰道:“袁四哥这是哪里话,传出去陈州人也是都夸四哥好人缘,母慈子孝,堪为陈州楷模。”

袁世凯开玩笑说:“近朱者赤,连知府的管家也都是一肚子文辞。”

他早就准备了给知府衙门众熟人的礼物,自然也包括这位管家。

第二天一早,陈州首县淮宁县衙文案徐世昌前来看望袁老太太。徐世昌祖上是浙江,后来迁居到天津,幼年时祖父在河南做官,于是举家迁居开封。六岁时父亲去世,家境陷入贫寒。徐母为人刚毅有志气,家教甚严,典当以延师教子,并亲自督课。徐世昌与弟弟徐世光发奋苦读,不负母望。徐世昌十六岁中秀才,当年执教私塾,课人兼自学,以经营薪米;十七岁就开始辗转多地,充县衙文案。淮宁知县赏识他的文采,尤其是他的一笔书法极具功力,因此聘他总司文案。徐世昌时年二十五岁,青衣布鞋,文雅清秀,他衙门薪水有限,还要补贴家用,因此处处省俭,今天登门只提一包陈州王记点心。

袁世凯接过点心,为老母介绍说:“娘,这是大才子徐菊人,在首县衙门里掌文案,俺俩是好兄弟。”

徐世昌给老太太鞠躬道:“伯母,侄子一个穷书生,只给您带来一盒点心,实在不成敬意。”

“看你说的,让你破费真是不好意思。”老太太又亲热地拉住徐世昌的手,仔细打量了一番说,“这孩子不像我那四儿子,你看人家眉清目秀,一瞅就是读书人,将来少不得中进士点翰林。”

徐世昌夸赞道:“伯母,您可不要这么说四弟。我们读的是死书,四弟读的都是活书,有用的书,特别是古今兵书,无人能及。他常说,给他十万精兵,便可横扫天下。”

老太太满脸笑容:“可别听我儿胡吹——不过,他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带着一拨人与人家厮打,比他大的孩子也跟在他屁股后面,乖乖地听招呼。”

袁世凯笑道:“菊人,你别给我娘灌迷魂汤了。快来留幅墨宝,今年是我娘

五十整寿。”

笔墨都是现成的，徐世昌略一思索，写的是：“海屋筹添春半百，琼池桃熟岁三千。”拳头大的行书，笔锋凌厉，状如削玉，众人连声称赞。

袁世凯送走徐世昌后，逐一拜访熟人朋友，连忙了三四天。等忙完了，才坐下来和两位母亲商量他的计划。他要先筹一笔银子，到京城捐个前程，然后或者办洋务，或者投军，再做打算。

“儿子，哪里弄银子去，除非把这宅子卖了。”牛氏一听袁世凯又要进京活动，一则是不舍得儿子远行，一则的确是没有银子，心直口快，脱口而出。

袁世凯的生母说：“妹妹，先听老四仔细说说，他到底是如何打算。”

袁世凯就将在客店如何遇到阮忠枢，如何为自己出谋划策说了一遍。袁世凯的二姐袁让首先表态说：“我支持老四的想法，大丈夫就当出门觅前程，窝在家里算什么！老四不愿走科举独木桥，出门做事又不能没有顶戴，最可行的就是捐。”

袁让在袁家是个很特殊的人。她十四岁那年，母亲牛氏病重，她按照当时最盛行的办法，为母亲割股疗疾。但割了几下只在大腿上割出一道伤痕，她情急之中一咬牙剃下自己的两截手指作药引，扔进药煲中熬药。她的孝行传遍四方，项城知县亲笔题匾褒扬。十六岁她与毛家定亲，没想到还未过门丈夫就去世了。父亲征求她的意见，她咬咬牙说：“我生是他毛家的人，死是他毛家的鬼。”结果是抱着牌位入的洞房。独守空房的日子不好过，所以经常回娘家散散心。她与袁世凯年纪差不多，两人一起长大，姐弟情深，对袁世凯的想法无不赞同。袁世凯在嗣父家中，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三个妹妹，真正是生在女儿国。妹妹尚小，大姐已出嫁，所以有事情最愿与二姐袁让商议，自己想捐前程的事，已经向她透露过。

嗣母牛氏问：“儿啊，捐个官，那要多少银子？”

袁世凯迟疑着回道：“我也说不好，进京见了四叔再说。怎么着，也得有千把两。”

千把两不是小数目，大家都不说话。

袁让把自己腕上的一只手镯退下来，放到桌上说：“这只镯子四弟去卖掉好了，算是我的一番心意。”

袁世凯见状连忙推辞：“这是爹娘陪送你的嫁妆，怎么能卖掉。二姐快快收回。”

“你不要我就扔到阴沟里。”袁让赌气说完后，拿眼睛去扫屋子的每个人。

嗣母牛氏、两个姨娘都找了一样首饰摆到桌上。袁世凯的生母说：“老四，我走得慌张，啥也没带。你放心，我也帮你想想办法。”